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七回 遇美

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仲堪至此，不能再向奚僮諱言矣。奚僮堅要同往，謂：「若輩以錢為命，以色為餌，若杜十娘、李亞仙者，當此能有幾人？既為貴公子，且丰姿尤翹邁塵表，剪髮賭誓，分釵訂盟，迨至羞澀阮囊，反顏若不相識。此中慣技，奴實聞之，夫人既有是夢，信陽果有是人，雖非有情人，始成眷屬；或是注定事，莫錯姻緣。惟奴之不能不慮者，老主人命公子何事而來，不看杏花，反迎桃葉。阮太太何能為公子曲庇耶？況揮金買笑，終有窮期，無謂淹留，奚以持久。即使彼家首肯，願與偕行，公子其偶之歟，抑妾之婢之歟，九州鐵錯，一著棋輸，公子恐受累不堪矣。」仲堪不從，翌午果挈奚僮往，馬櫻一樹便是兒家。仲堪固重來崔護也，入門逕至排六室，排六掩襦曳履，尚未晨妝。見仲堪俏立無言，心旌一動，假腮熨舌，捱枕推衾。仲堪笑曰：

「晴日滿窗，憧憧人影，奚可作陽台夢哉。」然仗渠為糟邱，生亦不忍過拂其意，扶柳入座，摟花在懷，聽渠遍體捫索，聊以解嘲而已。仲堪略一舉手，而膚凝粟粒，乳綻芡珠，已為之忍俊不禁，至此乃從容詢昨約。乃曰：「是誰饒舌來，此急色兒，癩蝦蟆想吃天鵝肉耳。公子自問阿媽，我為喚阿媽至。」門簾微動，婆子已偃蹇進，曳大袖衣係小腳褲，手持煙袋尺有咫，對仲堪且吸且言曰：「排六向老婦言，公子願見我家排四，但發垂種種，骨剩稜稜，不足當公子一顧矣。」仲堪曰：「我有所聞，但期一見，不識此女何名？」假母曰：「此女自作踐，當時婆子購諸南中時，才十一二歲耳，為之讀書者有年，以後櫛鬢上鬢，削趾纏帛，何一非老婦所親試，教歌授曲，勸酒行觴，老婦因其顏色較麗，頗望博纏頭以娛我老，孰料未曾接客，先說從良，我等門戶人家，豈欲留渠造貞節坊耶，今已不齒人類矣。公子欲見，令見之，我名之曰珍娘，即以珍娘呼之可也。」言次令排六呼珍娘至。有頃，排六出曰：「珍姊未梳洗，奈何？且云公子願見渠，非渠願見公子，渠何必出。妝亦見，不妝亦見，彼何必妝。」假母曰：「冤孽哉，真窮骨相也。」起身欲往曳，仲堪顧隨之同行，及入後圍側室左，祇見椽空漏瓦，薦敞支扉，地滑積泥，溝穢滯臭。屋中一三足桌旁支，破炕敗絮，束藁零落，堆垛而已。然脂奩粉匣，妝閣鏡台，則星羅棋佈於桌上，蓋假母迫其妝飾，暫假諸姊妹行者。仲堪驚心觸目，若不勝情，無限哀思一腔熱淚，幾欲涔涔而下。假母厲聲曰：「沈公子至矣，汝有何面目見沈公子，而勞公子貴步，汝速出，公子不汝待也。」仲堪方徘徊間，假母乘隙入室，鷹拿燕雀，置珍娘於門前，謂仲堪曰：「此即我家排四，公子勿哂。」

翩若驚鴻，矯若游龍。一瞥之間，仲堪疑為病中之阮夫人也，玉蕭再世，果是前緣；金屋能藏，方諧夙願，合作幻中之幻，已成身外之身。四目互觀，一詞未贅，假母亦不識所謂，但曰：「公子可去矣，此齷齪地非可褻貴人，徒以錮錢娃耳。」仲堪曰：「我尚擬小坐，媽先往料量各事。」假母見仲堪不返，珍娘不退，或其中尚有一隙望，乃顧珍娘曰：「好自為之，雲泥之分，在今日須臾間耳。」假母大步去，珍娘退坐炕側，仲堪亦小憩木凳，細視珍娘，爪印猶存，杖痕宛在，眉鬢鬢亂，蕉萃姬姜，衣綻縫而懸鶉，鞋露尖而折鳳，容華色澤闌如暗如。所不能掩者，齒如瓠犀，領如蝸蟻而已。珍娘斜睨，仲堪似亦秀外慧中者，屈尊敗屋，對坐病人，無倦容，無褻態。從此一縷情絲，牢牢縛定，舞袖拭暈，沾襟灑淚，而仲堪留前顧後，亦有所感。斷腸人對斷腸人，那得不同聲一哭哉！珍娘益以仲堪為知己，而假母囑排六促仲堪赴宴矣。

排六素與珍娘不相能，至此恐仲堪屬意珍娘，奪其所寵，遂微諷仲堪曰：「唐明皇游月宮得見嫦娥矣，不知何日許以玉杵搗玄霜也。」珍娘不笑不語。仲堪怒排六以目，排六復顧珍娘曰：「今日蔡經行酒，麻仙姑肯下降擊麟脯否？」珍娘才發聲曰：「且稍待。」其聲清如雛鳳，嘯比流鶯，使人之意也消。仲堪猶未下階，排二排三亦一哄至，謂仲堪曰：「今晚阿媽為妹夫接風，名為合家歡，六妹速偕妹夫往，須知此席亦合盞酒耳。」排六曰：「誰是你妹丈，值德臊人臉，蕭史自有弄玉在，行看跨鳳同去矣。」排三已會其意，且於假母前屢袒珍娘者，排二、排六亦從仲堪去。排三獨往慰珍娘，至則珍娘方施櫛沐，發長委地，光可鑿人。排三曰：「萼綠華亦慕羊權，吳彩鸞將嫁文簫耳，仙子思凡，可稱難得。」珍娘泫然曰：「姊休笑我，業馱此間飯，坐視諸妹妹賺錢養我，我何忍？當從按拍，對酒催箏，分曹射覆之豪，隔座藏鉤之樂。譬請逢場作戲，番譜奕棋，枰散劇終，依然故我。我當時何嘗不為，若思玷污清白，不得我同意，我誓死而已。今見來者戀戀於我，故為阿媽稍博數金。強欲推人人奔，我固不改初志也。」排三乃回房檢衣履數事，助之修飾，姍姍隨排三出。

兩行華燭，一部清歌，黨尉烏羊，盧家蒸鴨，假母方延仲堪踞上座，排一、排七急舉壺奉酒，流匙承肴以相勸，排六更揚揚有得色。以為仲堪固彼之佳客也，誰知許飛瓊已天風吹下耶，排三攜珍娘置仲堪右。假母諸姬均出，不意仲堪凝睇相望，如阮夫人靚妝而坐，眉梢橫黛，眼角施朱，頰不豐而自腴，唇不點而亦豔。花如知暖，氣欲襲衣，步果凌渡，塵疑生濺，仲堪停杯不語，以為聊樂，我願意矣，不識薄福書生，能消受此溫柔鄉否？假母見珍娘猝至，如獲異寶，乃笑問仲堪曰：「公子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。吾一年來未曾見渠梳裡矣。」又謂珍娘曰：「公子汝恩人，且歌一曲以侑公子酒。」珍娘乃撥琵琶歌曰：

舉棹年少唱新詞，聽似竹枝女兒。已經客愁無奈何，禁他鸞鸞月子歌。分是水窗眠不穩，支畫枕，要待宵聲靜。夜航開，鄉夢來，驚回玉河秋雁哀。右調河傳

纏綿排側，細響錚錚。仲堪曰：「久不聽南腔矣，煙雨樓前，鴛鴦湖畔，相與誦竹垞老人詞，有此清芬，無此悲思。卿從何處得來耶，能為我續一闕否？」珍娘遂輕捻慢攏，曼聲歌曰：

碧天涼，露秋時，吹瘦玉參差。風情減，似赤蘭橋畔，殘柳絲絲。欲寫濕紅箋子寄，怎生書，千萬相思。但描心字，一鉤是月，三點成伊。右調極相思

仲堪曰：「可兒可兒。笛裂桓伊，琴咽安道矣。」諸姬各請獻技，仲堪聞此，知珍娘自是素心人。豔曲淫哇，不堪污耳，遽曰：「勿歌勿歌，今有七人在坐，珍娘尤難得與宴，我輩曷行一酒令，首句古詩，次句詞牌，三句千字文，姐兒識字多，當亦不難。」假母曰：「珍娘較易，排三、排六亦可附驥尾，排二、排七恐不能勉強。老婦則自願受罰。」仲堪曰：「媽之令，由我代，我且先說。」乃曰：

淡妝濃抹總相宜，多麗，容止若思。

仲堪既飲令杯，次及排六，排六見珍娘在坐，即曰：

晚雨留人人醉鄉，丑奴兒，接杯舉觴。

排二聞之，斟酒前曰：「六妹吃酒莫吃醋，請速乾此杯。」遂接令言曰：

老大嫁作商人婦，雙雙燕，爰育黎首。

排三笑曰：「二姊不但想嫁，還想養娃子，真不識羞。」排二曰：「讓若輩為媽當門戶。」亦接令曰：

猶有傲霜枝，賀新郎，毛施淑姿。

仲堪曰：「老三語妙雙關，普席應賀一杯。」珍娘至此，情不自禁，亦舉杯一飲而盡。末座是假母，仲堪代言曰：

媽紅姘紫遙相映，東風齊，著力寸陰。

假母飲訖，排六曰：「我輩不能勝珍姊。」仲堪曰：「獨爾饒舌。」排七曰：

隔花臨水時一見，聲聲慢，弦歌酒燕。

仲堪曰：「不失本來面目，殊佳。」最後為珍娘。亦笑曰：

花不能言意可知，鳳凰台上憶吹簫，夫唱妻隨。

合座均贊結語，謂有後福。時已魚更三躍矣。仲堪不勝酒力，仍扶入排六室。奚僮持燈回棧去。此為仲堪留宿武氏之始。